

埋
沒
的
智
者

李山甫著



IMPRIMATUR

Pekini, die 24a dec. 1946. Cum permissu Superiorum

Paulus Franciscus Ly

Vic. Gen.

埋沒的智者

佈 景——美麗的總督府，辦公廳內有辦公桌一個，桌上放有文方四寶，桌燈，桌中放着一把轉椅桌旁放

着一把椅子。

登場人物
與形頭

總督：年約四〇歲，身穿便服，戴白色眼鏡。

師爺：年約三〇歲，身穿便服，戴黑色墨鏡。

說客：年約三〇左右，便衣，手持一對木板。

琴師：年約三〇左右，便衣，手拿一把提琴。

理髮師：年二〇歲，身穿白衣，擔理髮挑子。

總王：年五〇歲，頭戴金冠，衣花袍，配穿粉色大衣，脚登虎頭靴。

將軍：年三〇，頭戴銀冠，衣金鎧，脚登皮靴，粉色大衣腰帶軍刀。

第一幕

劇一：總督和師爺的談話：

總督：噫！可壞了事啦！我們眼前的大禍這就來了……先生你就真想不出一條脫這殺身大禍的妙策來嗎？

師爺：總督請您放心，不要這樣發愁，現下我雖然想不出一條妙策來，可是別失望我們一方面依靠仁慈的天主，一方面盡我們的力量，想辦法，天主是不降罰無罪的，祇要我們懇切地祈求他，自然能够化



3 1761 2286 3

殃爲吉；不然的話瞎着急也是不濟於事。

總督：（怒說）什麼？不濟於事，你不要用這些話來搞差事！莫非天主還要在我們身上顯大聖跡，我們還能避槍刀嗎？我實話告訴你吧！目前這殺身大禍不祇是我一個人連你也跑不了，俗語不是說：「唇亡齒寒」咱們倆人有相互的關係，假使沒有我你也是不能存在的，那麼我希望你沉靜地想想辦法吧！

師爺：您說的這些話，我怎麼會不知道呢！但是太急岔兒了，弄得我心慌馬亂，在這一時，我真想不出什麼高招來？

總督：你說的話真大錯而特錯，俗語說：「養兵千日用在一時」，今天正是用先生的時候啦，再一說：先生平日不是以中國的孔明來比您自己嗎？當初劉玄德入吳國是明投虎口，用孔明先生三條妙計逃了殺身大禍，安然而歸，平安回到蜀國。今天我的殺身大禍迫於眉睫比劉玄德在吳國還要危急！先生當然更應該給我想個脫禍的妙策！不然的話先生不有愧於孔明底的宏才大量嗎？

師爺：總督大人！請您不要這樣的勞騷啦，求您暫且退回後堂，休息休息吧。容我另想別的妙策，我想信天主不會棄絕我們，一定有救星請大人不必着急，休息休息吧！（扶總督出了客室）。

劇二：師爺說書和彈琴技師的談話：

師爺：現在雖然我把總督勸出去啦！可是我想什麼妙法才能脫了這場殺身大禍呢？托門子嗎？京城的紳士們那一個敢請求這嘉祿總王呢？誰不知道他老人家是個傲氣填胸，固執不聽善言忠告的人呢？（……）花錢運動嗎？朝廷那些皇親國舅文武權臣，那個不是逢迎諂媚，助紂爲虐的呢？逃跑吧？一個總督身份的官員，風聲浩大，人烟衆多，如何能逃得安呢？噫！真難死我了！（伏口而臥說書拉琴

的二人進來)

說書：今天師爺的公事忙不忙？怎麼這樣空閒無事，這不太寂寞嗎？

拉琴：咱二人今天來的真巧！師爺向來是愛聽快書和音樂的，那末今天我們全都過過癮！我拉你說，請師爺旁聽聽着，這不是一個天絲湊巧的好機會嗎？

師爺：你們兩個快給我出去！我還那裡有心思聽你們的胡拉瞎說呢？

說書：（奇妙！）師爺今天不舒服嗎？怎麼面帶憂容，言語錯亂了呢？「您不知人生在世，是當及時行樂的」，憂愁煩惱那是何苦，我的快書馳名天下，爲消愁解悶是頂好的法子，您忘了嗎？

師爺：你們快出去吧！我今天是長短不聽的！

彈琴：師爺既然不願意聽書，當然願意聽琴吧？我的琴也不是在師爺這兒瞎吹胡拉，誰若聽了我的琴聲消愁解悶，轉憂爲喜，就是那死了親媽的聽見，管保也要哈哈大笑，請師爺一聽就知道我不是胡吹噓！

師爺：你們倆別跟我搗亂啦！我已竟說過囉！天好地好我也不聽，我這兒麻煩得很厲害，哪兒有心思聽呢？快走！快走！我還有要緊的公事當辦哪！

二人齊問：師爺還有什麼公事當辦呢？

師爺：什麼公事，天大的公事，莫非燕雀還想知道鴻鵠志嗎？跟你們倆說不是如同對驢彈琴一樣嗎？快走！快走！（又伏口而臥）。

說書：你愛聽不愛聽，我說書的窮癮是不得不過的。

拉琴：對啦！管他愛聽不愛聽你說一段我拉一段咱倆湊個熱鬧！

說書：（打板唱起）哎！竹板慢打響連聲，說了個無時進的姜太公，太公賣面過了午，並無一人問一聲；背起巴斗向西走，忽聽後面有人聲，太公回頭向東看，來了個老者把面秤，（拉琴的說：來了買賣啦！）老者說：今天孫孫好陶氣，用手抓破窗戶檻，你這白面怎麼賣，我買一毛錢的白面糊窗檻，太公說：白面一斤賣的六百四，倘老一個高高的秤，你老的白面不用買，給你一把糊窗檻；（老者說）：給的多了我不要給的少了也不忠，不多不少要你半兩面，老者上來把秤爭，太公拿秤稱白面，忽然來了一匹馬，巴斗繩掛住馬底胞，將巴斗踢了個倒栽葱，（拉琴的說：真倒霉），太公急急收白面，西北颳來一陣風，太公用手忙遮眼，把白面颳了個真乾淨！太公向天長出氣，來了一隻烏鴉正出恭，不偏不歪拉了太公一嘴糞，你看噁心不噁心，（拉琴的說：該死活不了）。太公拾起磚頭向上打，磚頭打落一窩蜂，群蜂飛到太公首，螫的太公哼又哼，太公低頭向西走，一步掉入喂水坑，身出水坑朝家走，天色已晚到村中，手拍門板高聲叫，門上有個小鐵釘，吱吱咬不好了，又把手心穿個大窟窿，順口說了個太公倒霉這一段，不管師爺愛聽不愛聽。

拉琴：他愛聽不愛聽，反正我愛聽，再叫師爺聽聽我這琴書吧！（正湊近師爺耳旁要拉的時候，總督進來）

劇三：（總督，師爺，理髮師。）

總督：（怒說）：好你們這些沒用的東西，在這裡幹什麼？還不快着給我滾出去！

（二人齊說：）總督大老爺不要生氣我們馬上走就是了！（二人回台後）。

總督：師爺您想的妙法怎樣了？我們擺命鬼這就要來到啦！

師爺：噯！自從總督出去後我左思右想鬧了半天鬧得我心神皆亂，想了半天實在想不出一條妙策來，依我

偏見，莫如招集我們圍府的人士，開個緊急會議，徵求衆人的成見，或者會能出一位毛遂自薦的能人，這也未可知！俗語不是說：「一人不勝二人智當事者迷旁觀者清嗎？」倘若這樣辦一辦？或者可以衝破難關死裡逃生，總督莫非忘了中國歷史上的一段事實嗎？在春秋時代，齊國的孟嘗君爲宰相時，秦國聽了讒言，要把孟嘗君置於死地，這殺身大禍幸賴門下那群鷄鳴狗盜的食客相幫才逃出函谷關回到本國脫免於難；我們的大難既已臨頭何常不去效法那個故事做一做呢？

總督：我的門下淨是一些仁人君子，那裡有那群鷄鳴狗盜的食客呢？再說我們這殺身大禍的時刻馬上就來到，那裡允許我們開會呢？不過生死由命罷了？我們就聽天由命坐着等死吧！我們開什麼大會呢！（正在這時候理髮師進來）。

髮師：總督大人，趕明天又是十五晚，還不該刮臉嗎？

總督：還刮什麼臉？刮臉有什麼用？一會兒就有劊子手整個的把頭給剃下去不用刮臉！

髮師：您說的這話我真不懂，真叫我莫明其妙，如今又不是救難的時候，您又沒犯法？可是爲什麼劊子手來砍您的頭呢？

總督：要說不是救難，沒犯國法那是一點也不差，但是不幸得罪了嘉祿總王囉！

髮師：爲什麼您把總王得罪囉？是怎麼回事呢？莫非總督您進京上朝了嗎？不然怎麼會把總王得罪了呢？再說誰不知道總督佈政施仁，是個清官，全國那個不知何人不曉？爲何獨獨總王不知道哪？莫非他得罪了瞎了嗎？我不懂得他是什麼樣的總王，照這樣說：他不真成了無道的昏君嗎？

總督：可不要這樣說呀！你還不知道他的厲害嗎？這可不是兒戲呀！你如果願意知道這事的原尾，就叫師傅給你說一說吧！

髮師：哎呀！請師爺快給我仔細地講說吧！事實究竟如何？

師爺：要說這事的原尾，這可就叫我一言難盡，我們真算冤極了，就是張了百舌也不能辯清，跳到黃河裡也洗不淨。

髮師：這的確是怎麼回事呢？

師爺：就是在得勝村裡有些好說好道的，和那些好說閑話的人，言談之間評論了評論總王，說他在用兵上有許多不明白的地方，沒想到這句無意味的話，竟傳到了總王耳朵裡，這麼一來不大緊，真動了馬蹄窩，鑽到釘子上了！總王非要消問這句話是誰倡首先說的不成，說狂話的怕惹不了！就推到咱們總督身上來了，說是總督說他糊塗！你說冤不冤呢？

總督：總王那麼聰明，我哪兒敢說他糊塗呢？

師爺：反正你也不用管怎麼樣？這張膏藥硬給我們貼上啦，揭也揭不下來，這殺身大禍，馬上就要來到我們頭上！前天從朝裡發下一道聖旨說：「總王今天就來親自調本總督府來……」我們這兒不是等候着死嗎？再說若爲犯了什麼法律死也不冤，或爲國而死也是光榮的！爲這麼一句無關緊要的話，也不是我們說的，白白的送了死，你說倒霉不倒霉？

髮師：如此說來，總督就沒有一個具體應付的辦法嗎？

總督：什麼妙策也想不出來，我祇有聽天由命，一心一意地隨天主聖意的安排吧！

髮師：如果總督不把我看作廢物點心，我就敢毛遂自薦，甘願給大人去擋這場大禍去。

總督：你嗎？你給我擋這禍去嗎？這件事爲你危險太大啦！那嘉祿總王，可不是好惹的？

髮師：好惹不好惹反正沒有半點危險，總督放心吧？這是易如反掌的事。

師爺：請總督千萬不要靠他，他是一個窮剃頭的，一點學問也沒有，連滴墨水也沒喝過，怎麼會辦這事，瓷缸裡還能取出白布來嗎？他會幹什麼呢？

髮師：我會幹什麼？你把我這剃頭的看的分文不值了，瓷缸裡固然取不出白布來，可是爲了染藍布離了它還不行呢？還說我沒喝過墨水，我沒喝過墨水心裡才清白呢！不假你們那些喝過墨水的，把心都染黑了，平日說長道短洋洋數千言，高談闊論，趕到辦真事啦！胸中實無一策，縱然念過五車書，又有什麼用呢？我雖然沒有念過書，也不會幹別的，就是會糊弄個人，不論多明白的人，到了咱手裡，他非上咱得當不可，怎麼你說我什麼也不會幹？你真戴墨鏡把別人都看黑了。

師爺：請總督不要輕易信他的話，他也不會就是會瞎胡吹！

髮師：（怒說）怎麼着我光是會瞎說？好你這麼瞧不起我？我今天真是拿着好心沒換了好意，倒變成了驢肝肺，好了！你不用我正好！你想我是拿着豬頭找不着廟門嘍嗎？你們想用，還摸不着嘍！我實話說：你們就是再給我驢頭，也請不動嘍，（走着說）我早就知道，認着的不是親戚，趕着的不是買賣，今天算是白費力不討好，我也不沒罪找家扛。（要走總督拉着不叫他走）。

總督：先生，你不要這樣生氣！不用和他一般見識。

髮師：我生那門子氣，我這不是夠拿耗子多管閑事嗎？不管你們的閑事就幸啦！您這兒有足智多謀的師爺哪，又有能捏會算的能人，你們辦法吧！留我這笨貨幹嗎呀？（又要走）。

總督：請您不用和他致氣，跟他生氣不值得，他吃鹽齏還比您少吃好幾年呢！看我這老面子回來吧！這事我全託付您嘍！您說怎辦就怎辦！您多受累吧！只要今天我免去這場大禍，咱百依百隨的！

髮師：總督要託我辦，我準給您辦得露臉，若丟了人總算咱段師不到，武藝不高，那麼總督您就聽喜信

吧！

總督：你要怎麼辦呢？我看那可怕的總王這就要來！

髮師：我怎樣辦我也不求別的，只求您叫我在總王來的時候，我當一會兒總督就行！

師爺：你當總督哪？……當我們的總督嗎？你……？

總督：那又有什麼不行？你（指師爺）快把我那上朝的朝服朝帽和我那勳章都給他穿戴上！（師爺和髮師回到台後打扮）。

劇四：總督一人獨在：

總督：俗語說：有病亂投醫，一個沒有本事的理髮匠，我竟然託他去見嘉祿總王，我把這總督全權也交給他了，他別再去給我壞事去罷！……但是生米既已煮成熟飯，後悔不是也晚了嗎？唉！大丈夫一言既出驕馬難追，既然是答應了他，就任憑他辦去吧！反正天主是很仁慈，不捨棄罪人的，一定特別的指引照顧他，如今我只有把我的靈魂肉身，全託靠給天主，或生或死，聽天主聖意的安排吧！（忽聽軍樂聲害怕的說）：哎呀！莫非嘉祿總王來了嗎？（師爺假總督由樂隊引出台）

劇五：真總督、假總督、音樂隊。

總督：您來啦？好，您打扮的真像一位大總督呀！

髮師：像不像還是小事，反正辦總督的事就完了，我穿上這身衣服仿服今天開了些明悟，連那最難解決的問題，和一總的法律，清清楚楚白白不費難的都給它答覆上了，請您們還要接着爲我轉求天主，賞我好的當一會兒假總督。

總督：那不用題，我當然是一刻不停地爲你代禱。

第二幕 嘉祿總王、將軍、假總督（開幕時軍樂大作總王和將軍並大隊人馬一併來）

到總督府門口、將軍進入總督府。）

將軍：好你們這些望象台上打戰驕不知死的鬼們，真是賣水煙的進弔棚，不懂得時局，怎麼萬歲爺幸臨你們的門前，你們還不快着出去歡迎，你們真是坐着轎子打跟頭不識抬舉啦！你們這些人不是電線杆子上綁雞毛好大膽子嗎？

假總：請將軍暫息雷霆之怒，鄙職迎接多時了……（向樂隊說）整理你們的樂器，我們去歡迎總王去！接總王入客廳）。

總王：（怒說）好你們這一群不知好歹四六不懂的混賬們！真是太歲頭上動土，老虎嘴裡奪食，真張狂的太狠了！試問誰教你們評論俺家我？萬歲爺也是你們管教的嗎？你們真是搬門弄斧，不知分量，洗臉盆裡乍蒙子太不知深淺了！就憑你們這腦袋瓜兒就敢陪議論我？就敢說我糊塗辦事不明白？……好！我糊塗我看你們多明白我就從聽見這話，氣得我好幾天沒吃飯，心裡總不痛快，今天往這兒來，正是爲查看你們明白的程度來了？

假總：萬歲爺您這是說那裡的話呢？我們都是一些昏愚無知的大傻瓜，八斧子劈不開的木偶，哪兒明白呢？有什麼程度呢？

總王：我早就知道你們全是些愚笨無知的人……如果有一知半解的，還是一瓶子不滿半瓶子逛動……怎麼就敢江邊賣水，自充聰明惑亂百姓呢？

將軍：傻瓜不傻瓜，反正今天是驛子是馬得拉出來遛一遛，總得萬歲爺親身考試一下。

假總：那麼我也就遛旨了。

總王：好！你就聽吧！你這個大聰明人，對我說吧！「在地球的表面上，哪個地方才算是正中心點」？

假總：哪個地方是地面的中心點嗎？

總王：是的！那個地方是地面的中心點？

假總：那個地面的中心點還能不是大王的寶座之下嗎？（用手指總王的寶座說）這裡就是的。

總王：你說的這個答案也得有個理由來講解啊？

假總：我一個大糊塗虫，可有什麼講解呢？一個中心點就是對於它的等邊，全有相同的距離（拿過一個地球儀指着說）請看大王的寶座是在這裡，從這裡往西轉，轉回來，同從這裡往回轉一遭來是完全相等的呀！這樣說來皇上的御座，還不算地面的中心點嗎？

將軍：我聽他是武大郎拉模胡講起來了，帶雷公劈劈，咱們京城裡的博士們，不是說萬歲爺宮殿才算地面上的中心點嗎？有萬歲爺您說對不對？

總王：是的？對於這個難題，你要怎麼解決呢？為什麼你和京裡的博士們解說不一致呢？

假總：這是顯而易見的，稱不起難題，大王若在京都的時候，自然是萬歲爺的宮殿為世界的中心點，如今大王來到這裡，那世界的中心點還能不跟着大王來到這裡嗎？這還有什麼可疑惑嗎？

總王：這個問題過於容易，不足以看出你是明白或糊塗來，你要再對我說：「我這威威烈烈的大皇帝你依看着能值多少錢呢？」

假總：那邊能多值嗎？依我看來，至多也不過值上二十九塊錢！

將軍：你胡說！你腦瓜兒，不願意在脖子上長着了嗎？

總王：怎麼着！我這掌管日爾曼的大皇帝至多也不過值二十九塊錢嗎？你真算把萬歲爺看得分文不值啦！

衰賤的小藥鋪，一點人參也沒有了，慢說我這大王啦，就是一頭小牛犢子也得值這些錢不？

假總：請萬歲爺不要見怪別看二十九塊錢不算少，這已是破格頂天的大價了，請大王自思，萬歲爺雖尊雖貴富有四海，貴爲天子，反正也不能同天地大君相比罷？吾主耶穌被惡徒猶達斯才賣了三十塊錢，萬歲爺多少得比他少值一塊還不行嗎？

總王：行了！行了！我一定不敢同吾主耶穌站在一條水平線上！但是這個問題比先略似難一點，的確是一個憑空設想的事，還不足顯出你的真本領，所以在事實方面再試一下吧！倘若你還能答上來，那才算你真有本領真明白呢！別看你這樣你知道我心裡的事嗎？你估量我現在想什麼？

將軍：看你這瞎胡吹自充公明的？如何答覆萬歲爺吧？你是不撞着南牆不知回頭啦！

假總：萬歲爺這個問題呀！若在別人身上或者可以說是個難題，據我看來却是極容易解決，算不得什麼難題，這問題正合中國孟子所說的：「他人有心予忖度之」的呀！那麼請大王靜聽吧！不用說我早就知道啦，大王心裏想什麼，萬歲爺心中一定估量我是本府的總督，這是沒有半點疑惑的……豈不知我也不過是一個窮剃頭的罷了！如果大王不信，就請學目一看吧！（立時脫去總督的衣冠，露着白衣裙拿過剃頭刀來說）我也不會幹別的，如果大王要我刮臉，我就敢保管給大王刮不破，我這裏是開保險公司哩！（上去要刮）。

總王：（奇怪說）這總督府裏的人，真明白呀連一個刮臉的全都會這麼些故事兒！那麼今天朕就寬赦你們無罪吧？

衆人齊呼：願大王萬歲！萬歲！萬萬歲！

（閉幕）

本委員會新出版的公教叢書

耶穌真徒的生活本書共分四冊，實爲公教近代科學書籍，將新古經的道理用科學的方式整理，用文學的手腕寫出，使讀者感到興趣，不覺枯燥，故爲熱心的教徒是不可缺少的書籍，如果每人手釋一部對於新古經的懷疑，自然冰釋。尤其是爲將來作他人講道導師的青年修士修女們！是不可缺少的，將來能以依照本書的步驟，講解的大意，來勸誨他人，同時不難解釋他人的懷疑。本書共價六千五百元。

天津崇德堂

天津市第一區
營口道二十二號

新發行的戲劇

688 欺詐的社會

689 降生救世的福音

690 在馬槽前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一月一日初版

埋沒的智者

全一冊

著作者 李 甫

校閱者 范 存 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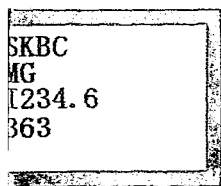
發行所 天津崇德堂

印刷所 獨立出版社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北平代理主教 李 准

2-1-23-



NO.687.

087 2